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青岛这“艺”年

2025文化日志

●9月8日

十年·再出发|中央美术学院“千里行奖学金”获奖作品邀请展
地点:朗艺美术馆

●9月9日

并间——孙磊、曲宝来、汪明强、崔建军四人画展
地点:里院美术馆

●9月10日

房主任主打秀|房主任全国巡演·青岛站
地点:黄岛区上客喜剧小剧场

●9月11日

宋朋个展《协议现实主义前奏》
地点:墨非墨画廊

●9月12日

“雨舞秀”《躯壳·狂想》2.0 沉浸版
地点:李沧剧院

突然好想你——我们的【歌】流行金曲live现场
地点:黄岛 CaperLand 雀跃之地

●9月13日

“孟里花落知多少”孟庭苇35周年演唱会(青岛站)
地点:青岛市体育中心国信体育馆

青岛交响乐团 2005—2025 音乐季 又见马勒I
地点:青岛人民会堂



“浩瀚磅礴,跨越百年”协奏曲音乐会
地点:青岛大剧院音乐厅

儿童剧《哪吒闹海》
地点:青岛东方影都大剧院

心·发烫! 梦幻独立新声迷心《刺猬冲向风车》巡演(青岛站)
地点:中粮大悦城 Down-town Live

紧急津波 Vol.2 青岛站 三 火 FLAME&APMOZART 联合专场
地点:市南区薄荷 MINT LIVE

●9月14日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
地点:青岛人民会堂

崂山文化艺术讲堂《理性技术与感性艺术的交织》
地点:青岛大剧院多功能厅

(具体内容及时间以现场为准)

王 雷 整理



■航拍崂山太清码头周边。 王 雷 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聚焦·很少有一座山拥有崂山那样的姿态,承载了如此缤纷的语义

今年,已是91岁高龄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中国作家》发表了一篇深度解读《崂山道士》的文章,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现实的镜照,更是用文学的力量关照与分享了崂山的妙意。暑期档动画大片《聊斋:兰若寺》中《崂山道士》单元妙趣横生,人物、树木、亭台楼阁,自带童话滤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崂山道士》以连环画、动画片、电视剧和创意写作等文艺形式圈粉,仅仅是连环画就有十几种不同版本。《崂山道士》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艺文IP,在不同时代皆以不一的文化语意缥缈入世。其实,崂山博大精深,见证不同文化属性和谐融合,衍生出超脱物质的哲学思想。《崂山道士》作为崂山的艺术语境,不过是这座海上仙山强大文化矩阵的一个佳话。

崂山虽不在三山五岳之列,却历来声名赫赫。很少有一座山拥有崂山那样的姿态,承载了如此缤纷的语义。从山到海,从崂山道士到神仙之宅,从矿泉水到绿茶,从奇石到飞瀑,从时间的深度到人文的灿烂,崂山穿越了不同风情、风格和风物的空间。它制造了跨越时空的幻觉,唤醒原始的视觉审美,让阔别已久的心灵静好抵达达到一种梦幻般的高度。

了我的心路”。

19世纪末,德占青岛,在城市规划中把旅游定为城市功能之一。根据《胶澳租借条约》,租借地的范围只包括崂山的三分之一,即崂山的西部,全划入德人的租借区内。欧洲人喜欢郊游,德国人虽然生活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前海欧人区内,但闲暇时候十分喜欢去野外郊游。当时,德国人在青岛的一些精英人士几乎都加入了青岛山脉协会。

为了便于去崂山,他们便筑筑汽车大道,自青岛市区可以直达崂山山麓,这是中国第一条公路“台柳路”,起始为青岛市区台东到崂山的柳树台。彼时,交通的便利,使得崂山的游人与日俱增,名声大噪。

作家洪深的父亲洪述祖1913年寓居青岛,在南九水建了别墅。一战时期,青岛被日本人占领,此处别墅被日本人征用。洪深后来创作了剧本《劫后桃花》,就是根据这段家族的经历写就的。《劫后桃花》是第一部以青岛为题材拍摄的电影,由胡蝶主演。

1914年,日占青岛以后,崂山的山路便渐渐荒塞,游人渐少。1931年,青岛市政当局对于崂山的建设不遗余力,凿山开道,重修古迹,并广邀各界名士来崂山“造势”,开辟了南海路、东海路与王哥庄路,这三条几乎覆盖崂山全部美景风物资源的旅游线路。崂山作为海上名山的定位,使得青岛山海游的气势余音绕梁,迤迤至今。

崂山有许多非常文艺的地名,与大众平时认知的乡野气质大相径庭。比如,乌衣巷、花花浪子、我乐,比如登瀛、黄花顶、晖流、凉泉、书院、青山、磅石、枣行、慕武石、岭谷、鸿园、五龙洞、斐然亭、冷翠峡、月子口……“登瀛梨雪”是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十景”之一。自古,登瀛种植梨树,形成“林海雪原、白云满坡”大观。文艺片《恋之风景》在青岛拍摄,“登瀛梨雪”的引子贯穿始终,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梦幻感,不知让多少影迷醉在这样的春风里。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崂山的海边民宿仿佛遗世独立的净土,远离喧嚣的海滩成为“天堂的隔壁”。很多民宿拥有巨幅的落地窗。晨起,可以看到霞光万丈和磅礴日出。日常的晴空万里间,可以在碧海蓝天、银光万点中,做肆意奔跑跳跃的白日梦。海边风景、采制茶叶、登山健身、渔家宴等项目,非常吸睛。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不想走,一玩就是好几天。王哥庄有些文艺民宿每年都会固定接待外地美院的老师过来度假,既游玩又写生。像雕龙嘴附近的青山村、黄山村附近,除了村落本身,周边还有白云洞、帆船社、华严寺等众多景点。

三餐四季一崂山

崂山在时光中沉淀的峥嵘气象,如春桃满枝,花好月圆。置身其中,所有人都会闪烁出无限情深意长的爱恋,比如“千难万难不离崂山”。一些上了年纪的青岛人在形容某种东西很多的时候,经常用“一千、一万、一崂山”这样的形象比喻来说明。他们夸张地认为崂山是一个有些无穷大的量化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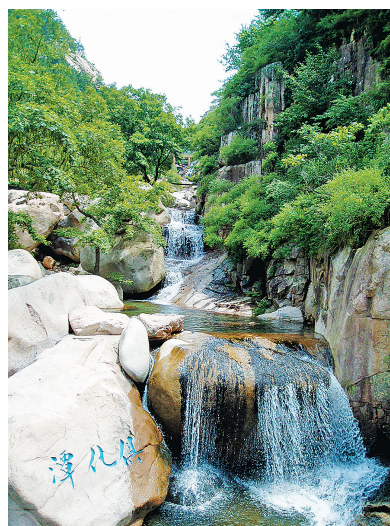
崂山的山里人管登山游览叫“耍山”,这称呼那么俏皮而自信。在中文与爬山、登山有关的语境中,似乎很难找出比这个再熨帖,再烂漫、再逍遥的词语了。对青岛人而言,崂山弥漫着一种与乡愁、与牵挂有关的气味。这种感觉难以用言语精确地尽述,但是当生活偶尔呈现乏味的时候,去一趟崂山成为很多青岛人的“文化自觉”。

那个就在栖息地不远处的仙山,对青岛人几乎是人均一小时的“逃离圈”。不必赶在游客稠密的夏季,春季、秋季和冬季,崂山的美妙在四季皆美其美,去山居、海边的民宿仿佛回家。

甚至,只是驱车环崂山一周,便有“天上人间”的出世感。尤其在清冷的冬日,人潮不那么澎湃,从山里沿海岸线回市区,左边是闪闪发光的海面,右边是诗意婆娑的青山,橘子般的夕阳在海浪般的山路上时隐时现,“微旅游”的幸福感让多巴胺爆棚。这时候,崂山很熨帖、很祥和的私家感觉,会以“稳准狠”的气势直抵心灵最柔软的地方,那是一种自家后花园才有的松弛和小雅。

崂山的天生丽质自成一体,无论是风景、风情还是风物。1904年,德国人在柳树台建有麦克伦堡疗养院。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成为崂山大饭店,成为全国有名的集旅游、餐饮、娱乐、休闲、疗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大饭店。“到崂山去避暑!比牯牛岭凉爽,比莫干山宏大,比比戴河美妙……”该饭店还提及,既可供应西餐,也可提供樱桃采摘。“左手樱桃枝,右手威士忌”的有趣混搭打卡,其洋气与霸气,遥遥领先当下很多网红景点的气质。

每年8月左右,是青岛气候渐入佳境的时令。这时候,位于崂山深处一个仙境般的渔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欢天喜地的时刻。蜿蜒旖旎的海岸线,阳光像金子一样打在海面上,点点渔船欢快地穿梭在海上,仿佛一幅天然的“渔舟唱晚”图。实际上,这是渔民们收获海蜇的丰收场景。海风与海浪彼此召



■崂山景区一角。 王 雷 摄

唤。崂山的海味中,蕴含着风物的得天独厚,亦有人情的醇厚执念。在海鲜菜系中甚是清新脱俗,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

若没有崂山水的底色,可能青岛就无法拥有茶、啤酒、矿泉水、可乐以及“网红”白花蛇草水。有一种说法,青岛人的三餐里,几乎都是崂山“食光”。甚至在青岛的农贸市场购物,卖家通常也有个很傲娇的口头语,叫“崂山本地”的。例如,王哥庄大馒头、其留(崂山杂粮窝头)、地瓜面包子、山鸡蛋、拳头菜、金钩海米、会场螃蟹、海蜇、甜晒鱼、海水豆腐、海蜇宴、崂山参、崂山菇以及南茶北引到崂山的绿茶……崂山的山货和海货不胜枚举,饮食体系既有农家宴、渔家菜特有的豪猛、浓稠之味,也不乏精工细作的小情小调,但食材的花样百出和扎实本真,正是“山风”魅力所在。

正如崂山之于青岛是一座泛着母性光华的山,庇护城市在日月流连中绮美并丰盈。崂山的生态密码与大自然完美通灵,其孕育的所有物种皆因崂山之魅和崂山水之灵气而活色生香,凌于他物。崂山深处的农事,与时光向前若即若离,小心地保有着这座山最本真的灵气,所有物产皆浸润着有故事的仙气。



挥 别

□米荆玉

8月15日,青岛交响乐团首任艺术总监朱晖逝世,享年91岁。在指挥领域,朱晖与小泽征尔、祖宾·梅塔并称“亚洲三杰”,一手创立了享誉国际的新加坡交响乐团。

2007年至2008年,朱晖担任青岛交响乐团艺术总监。2007年乐季首演时,这位资深指挥家选择了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让时任青交团长迟涛非常意外:“这个曲目当年把我震到了。我认为,以当时青交的艺术积累不可能演格里格。然而,朱晖告诉我:‘乐团都不敢碰格里格,老百姓怎么敢?’他最终说服了我。”

在艺术生涯的后半程来到青岛时,朱晖以温和镇静的气质示人,不苟言笑。在演出中,他的气场尤为强大。初期,青岛交响乐团在他的指挥下演奏了多首青岛首演乃至中国首演的曲目——曾经在一个高难度曲目演奏中途,朱晖不得不暂停,带领乐团回到第一章重新演奏。对于青岛交响乐团来说,在2007年遇见朱晖,意味着乐团在一双艺术老人的巨手里开启了职业乐团的历练之路。

今年是青岛交响乐团重新组建20周年。作为一个愚钝的听众,我是在青岛交响乐团的演奏中触碰到交响乐初体验的;当时,我还是担负采访任务的新记者,对人民会堂倒数第二排的两根柱子非常熟悉——边聆听交响乐有点儿大不敬,柱子右边是舒适、低调的低内疚感席位。突然有一天,一堆音符仿佛森林里的原木倒在我身上,听觉也瞬间被“拎”起来。我带着睡意碎片的刺痛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超拔体验,找人请教后才知道那是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并不是什么独特的经历,一大批乐迷都有被某首曲子醍醐灌顶后泪洒音乐厅的回忆。我从此告别了那两根柱子,后来路过那个差点“祖传”的座位时,总有一段旋律油然而升起。

当代消费者具备一种娴熟的分裂感,比如,从一场人头攒动的演唱会赶回来,赶赴下半场的交响乐。每场4万人入场、80万人抢票的演唱会为什么没有“埋”掉每场不到千人的交响乐?其实,成年人往往有大量无方向性的情绪淤积,而交响乐给人重心,给心灵无指向性的锤打继而释放。我们为了自由便捷而放弃的攀爬感,经由指挥的点戳挥划和乐手的拉扎敲打后以一种直观的形式从乐池灌输进来。一首歌在传播第一周热度下降30%,一首网红歌会穿越年度周期,而一首交响乐作品熬过百八十年的寂寞找过来,告诉听众所谓“知音”本身就包含着包容和治愈。

城市乐团与城市乐迷之间有着天然的归属感。对于乐迷来说,最好的怀念是回到音乐厅,重温与交响乐团、与朱晖以及历任总监的音乐交集,致敬那些音乐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正如著名乐评人莱布雷斯所说:交响曲的本初是为了让人们从日常现实中解脱出来。

约瑟夫·海顿写下了舞蹈动作,莫扎特加入了多元调性,贝多芬近成神,勃拉姆斯提供慰藉,柴可夫斯基寻求宣泄,布鲁克纳坚信神灵,马勒自我分析,西贝柳斯冷酷明晰……他们的不朽成就就将被一直被世人珍视,只要社会愿意雇用50名到150名乐手来演奏它们。



参与文化
活动线索征集,
请扫二维码。